

未来预报

那十年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期。然而，这并不意味着我在这段期间解决了人生中的重大课题，或是经历了生死攸关的冒险。我只是庸碌无为地消磨着那些平淡无奇的日子。所以我想，听完我这十年故事的人，或许十有八九都会觉得无聊之极而大呼上当。

现在，一切已经结束了，而我也可以平静地将那些事当作往事告诉别人。不过，当时我却未能对任何人提起。十年前，少不更事的我好像毫无畏惧似的，什么也不去思考，只是一味地玩，而几年前的我，却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强烈的懊悔。

但无论如何，我心里始终不变地想着一个人，一个叫清水的女孩。

上小学的时候，家的位置是相当重要的。譬如，学校举行什么活动的时候，学生会按照住址所在的区域进行分组；由于路线相同，上学或放学时，住得近的同学也总能在路上打上照面。

明确地说，我和清水之间，除了住得近以外，就没有其他联系了。我和她在教室里都是那种不起眼的学生，平常也几乎没说过什么话。

打从小时候，我就认识清水这个女孩，但我们并不是十分要好。她似乎很喜欢看书，平日她的左手总是提着一只手提袋，用来随身携带图书馆的书。她身体不好，有时会来不了学校。那时候，我就得在回家途中，将学校供应给她的那份面包带到她家里去。

我们就读的小学所供应的午餐都是向伙食中心订购并由其配送的。他们隔天供应米饭或面包，每个面包都有一个胶袋包装着，通常是方包或者小餐包，偶尔也有葡萄干面包或牛角包。

如有同学缺席，他那份就会多出来，必须有人把面包送到缺席者的家里去，而这个人通常都是住在缺席者家附近的同学。因此，每当清水没来上学的时候，我便会奉命当面包投递员。

十年前的那一天，雨从早上开始一直下着。我撑着伞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天空中落下无数的水滴，清洗着住宅区的每一个角落。柏油路上凹陷的地方积满了水，形成一些小小的水洼。走着走着，我的鞋已经完全被打湿了。我认为雨伞这东西不能遮挡双腿，实在不管用。我很讨厌雨伞，撑住雨伞的时候，一只手往往难以应付，而且风一刮，那雨伞就蠢蠢欲飞了。我甚至想，倒不如淋着雨回家好了。我一边走一边想，别人实在无法了解我是多么的憎恶雨伞，多么想把它从这个世界上抹去。

还有五分钟步程就要到家的时候，我发现一户人家的前面伫立着一个女孩，撑着黄色的雨伞，双肩背着红色的书包。原来那是清水。她有些不安地抬头望着那户人家的房子。

那房子是很普通的单栋房屋，像盖印章似的，周围排列着同样的建筑。听母亲说，这就是转校到我们班男孩住处。

那家伙叫古寺直树，因为那天本该上学的他缺席了，所以我和他还没见过面，不知道他长得怎么样。

想到这里，我明白清水为什么会在她家门口出现，一定是老师让她把面包带到前几天才刚搬来的男生家里去吧！但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上前和她说话。

“你在干什么呢？”

她回过头来，看见是我，好像松了一口气似的。

“我是来送面包的。”

她好像不敢一个人按门铃进去拜访，就站在门前努力使自己放松一些。虽然她并没有这么说，可我是这样理解的。

“是吗？”

我一边说，一边自作主张地按了他家的门铃，清水不禁轻轻地“啊”了一声。

站在门外亦能听见屋里的电子铃声。不一会，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男孩打开门，我立刻就知道他是古寺直树本人，同时感觉到身后的清水略带紧张。

“谁呀？”

他一脸疑惑地隔着门向我和清水问道。我算是个高个子，但在同龄的孩子当中，我从未见过像古寺这么高大的。但是他的肩很窄，戴着眼镜，下巴尖尖的，像根木棒。本以为没来上学的他可能是生病了，但他的脸色看起来很好。

“来给你送面包的。学校午餐供应面包的日子，总会让同学负责把面包送到缺席者的家里。”

本来送面包的不是我而是清水，但为了方便我就这样解释。这样一来，他似乎明白了来者是何人，用苦笑的声音说道：

“小学总有些无聊的规矩，无论走到哪里都一样。”

从我父母的闲谈中得知，他父亲的工作需要不停地调遣各地，因此他也跟着不停地搬家，现在也不过是暂时和我就读同一所学校而已。

2 古寺招了招手，示意我们进去。我进了门，上了台阶，收起了令人厌恶的雨伞。往后一看，清水还是呆呆地站在门前。

“来吧，不是要把面包给他吗？”

在我的催促下，她一边点了点头，一边慌慌张张地来到大门前，站在我的旁边。她收起黄色的雨伞，匆匆地想从沾满雨滴的书包中取出面包。这时，古寺制止她说：

“哎呀，先进来再说吧！”

“不必了，本来就只有这点儿事。”我这样说道，因为本来事情就跟我没一点关系。

“我给你们看一件有趣的东西。”

古寺以愉快的声音，拽着我和清水的手说道。

脱鞋的时候，清水还是犹豫了。

“我还……还是回去吧……”

可是，古寺却像挽留老朋友似的，不由分说地把我们推上楼梯。

古寺的房间实在很单调，除了床、桌子和电视机以外，几乎没什么家具。古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摸出三个坐垫来，铺在地板上，并让我和清水坐在上面。清水身上紧张的气息，通过空气传到我那被雨水打湿而冰冷的手腕上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们是同一班的吧？”古寺向我问道。

于是我告诉他自己和清水的名字，并说明了我们的家就在附近。

“听说你今天要来学校的，为什么没来？生病了？”

“没有，只是觉得麻烦，所以没去。”

可能对于知道马上又会转校的他来说，学校就是那么一回事吧。而我只是一个一般的孩子，故我觉得因为麻烦而拒绝上学的他有一种不良少年的酷感。

可是，他究竟为什么要让我们进来呢？毕竟我们才第一次见面啊！正当我纳闷的时候，他愉快地拿出了一本笔记本。

“我唤你们进来不是为别的，就是为了让你们看看这个。你们一定会大吃一惊的！”

那笔记本似乎一点也没有得到爱惜，被弄得脏兮兮的破旧不堪。古寺翻开了正中间的某一页，上面只有三行铅笔字迹奢侈地排列在中间位置。

第一行写的是一年前的某一天的日期，第二行是今天的日期，第三行写着某个知名人士

的名字。那个名字很眼熟，是一个很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主持人。由于患了癌症，他在两个月前便开始住院接受治疗，而那个节目现在也换了主持人。

这又怎么了？我完全不懂什么意思。我看了看古寺，他拿起电视遥控器，轻轻笑了一笑。

“你们上学去了，可能还不知道吧？”

说着，他开启了电视，电视正在播放新闻，记者用严肃的表情报道着，不一会，我发觉那是一则有关某名人死讯的报道。

那个死去的名人，正是古寺笔记本上所记载的那个人。

“好像是今天中午死的。你瞧，很有意思吧？”

我心想：对别人的死幸灾乐祸，真是没教养的家伙。

“……这个日期是什么？”

一直默默地看着笔记本的清水第一次发出声音。她用手指指着笔记本上那三行字的第一行。

古寺的表情好像在说：这个问题不错。

“第一行是写下这些文字的日期。”

“啊？那么，你是在一年前写下这个的咯……”

古寺点了点头。

一瞬间，我们都沉默了。尽管如此，我仍然摸不着头脑，可是清水却瞪大了眼睛对比着笔记本、古寺和电视机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

我这样一问，清水突然把头转向我，那气势简直就像要从坐垫上跳起来似的。

“一年以前，不是还不知道他有癌症这回事吗？”

古寺预先知道了今天发生的事情，并在一年前记录在这个笔记本上。也就是说，他知道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。清水做了这样的说明。

“要是不相信也无所谓。”古寺说。

那恐怕是今天看到了新闻以后才写下的，让人以为是在一年前写下的，其实不过是要耍些作弄人的小把戏罢了。古寺好像看透我心里的想法是的，他说：

“从几年前开始，我就常常看到未来。于是，我就把看到的都记在笔记本上。”

清水正翻阅着古寺的笔记本，我也在一旁仔细地看，每一页都只写了三五行字。每页的第一行都是日期，古寺说那都是标明记录该页的日期，第二行以后，就写上了各种各样的东西，如人名或地名什么的，基本上都只是些单词的排列。在第二行也写上日期的，好像只有名人死亡的今天。

“这上面记录的，全都应验了吗？”

古寺摇了摇头。

“全部倒没有，一半左右……不，也许更少，其中可能有一些应验了却无从证实的。”

古寺似乎并不清楚哪一页的记录会在什么时候成为怎么样的现实。毕竟笔记本上只是罗列了一些单词而已。今天的事情也一样，上面并没有明确的写着“某名人去世”等字样，而只是不明不白地记录着他的名字而已。

我想起了诺斯特拉达姆斯的预言书，那不也是骗人的把戏么？事先用暧昧的词语拼凑成晦涩的诗句，一旦有什么事情发生，就找来意思相似的词句说前人早就预言了未来。

“虽说看见未来，但也不是完全准确的，不一定会灵验。”古寺作了这样的说明。

因为他这种能力就像天气预报一样，并不是绝对准确的，故他称之为“未来预报”。

从那以后，我和清水两人数次在回家途中到古寺的家，她好像不愿意一个人去按古寺家的门铃。不过，如果我问她是不是这样，大概会遭到否定，但我却觉得我的判断是正确的。

“你回家时会顺道到古寺的家吗？”

放学后，清水畏畏缩缩地和我说话。

“嗯，反正没什么事。”

“我也一起去行吗？”

我们约好在他家门前会合，因为我们从没有想过两个人一起走到那里。

“我看到未来的时候，就像走夜路时突然看见两旁一晃而过的路牌那样。”

古寺说、这可是他对于“看见未来的时候有什么感觉”这一问题的回答。

“看见未来的一瞬间，总觉得虚幻飘渺，难以把握，极有可能发生差错。可当它消失在黑暗中的时候，又会觉得那肯定是要发生的事情。”

据古寺说，他看过一些鲜明的图像，就像看照片一样，有时却只是一串数字从黑暗中浮现出来。

笔记本的某一页上记录着一行混合了数字和英文字母的文字，大概有十位数那么长。

“这个代表什么？写下这个的时候，看到了怎样的未来？”

可是古寺只是耸了耸肩。

“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脑海里只是浮现出这样的一组文字。有可能是伪钞的号码，也可能是一亿日元的彩票号码。”

据古寺说，这种文字排列的未来预报最难预测，情况好的时候，能看见像摄影机拍下的画面一样清晰的未来景象。他还补充说，即使是这样的未来预报也是不确定的。我心想，这真是一种虚幻而没什么用处的能力。

古寺的预言能力是真是假我无法判断，既有可能是确有其事，也有可能只纯属偶然。

然而清水却好像深信不疑。

“你一定相信血型占卜之类的吧？”

我试着问她。

“是啊，我相信……”

她好像想说：理所当然的事，为什么还要问？

可遗憾的是，有一天，我知道了古寺的预言能力只不过是骗局。

“小泉，你们家会养一只白色的小狗。Sarah 的小狗^_^。前几天睡觉前，我看见你抱着一只白色小狗的景象。”

然而，实际上我家的狗并不是白色的。古寺对我说了这番话三天后，父亲带了一只黑色的小狗回来。

的确，他说对了我们家开始养狗的事情。可是，这却是有原因的。

母亲说过这样的话：

“前几天我跟古寺太太说起，想养一只小狗，最好是白色的……”

但是，父亲同事的家里没有白色的小狗，所以只送了黑色的给我们，于是我们家就养了黑色的小狗。

古寺恐怕是从他母亲那里听到这番话吧！于是就利用这个做预报，告诉我养狗的事。

可是，我始终没有去揭穿和追问事实的真相，一看见清水认真地听着古寺所说的话时，我就觉得不能把这件事说出来。

终于，那一天来了。这一天是我喜欢的阴天，不冷不热。风稍微有些大，天气预报说几天后将有暴风雨来袭。从古寺房间的窗口可以看见房子侧面的树木被风吹得东歪西倒，发出很大的声响，连着树枝的树叶沙拉沙拉地不停颤抖。

每次到古寺家，他的父母都不在，所以我和清水也可以毫无顾忌地登门造访。

而且我们并不总是谈论未来预报的话题。虽然那是清水的兴趣所在，但我们也谈了很多其他的话题，比方说古寺从前住过的地方，遇见的人和其他有趣的事。

古寺给我看了一封集体签名信说是以前就读的一所学校的同学送的。只是因为古寺一直不去上学，所以他和那些同学没见过一次面。我看着那封信，忽然问清水：

“对了，去年的文集上，你写的是什么？”

年底的时候班里制作了一本文集，同学们必须在文集里写下自己将来的愿望。

“我写了想当一名画册图书作家。”

她害羞地回答。

“小泉你呢？”

“……这个嘛，我不能告诉你。”

清水撅着嘴说：“真狡猾！”其实，我只是想不起来，那可是我最大的烦恼。我记得当时被问及将来的梦想，实在没有办法，也就乱写一通敷衍了事。后来我觉得那本文集实在无聊之极，立即就把它扔掉了，现在也无法确认当时写的是什么。

我和清水穿好鞋子出门，古寺也出来送我们。他抬头瞭望天空，风愈来愈大，清水不断整理着被风吹乱的头发。

“那么，再见了！”我这样道别的时候，忽然发觉古寺的样子有些奇怪。看着天空流云的眼睛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转向我和清水。他的视线显得那么遥远，像在注视着遥远的木星似的。

“我又看见了未来……”

不一会儿，他眨了眨眼，用肯定的视线看着我说话，挂上一个好像遇上了什么有趣事情般的笑容。

我想古寺大概又在故弄玄虚，所以只是半信半疑的点了点头。

“想听吗？”古寺说。

“无所谓。”我说。

清水拽了拽我的衣袖，我看看她的脸，她好像真的很想听。

“是这样的，”他说，“你们两个只要其中一方没有死掉的话，就会结婚。”

2

我们的家很近，从二楼的窗户向外望去可以看见彼此家的屋顶，也因为住得近的缘故，我从小就被拿来和清水比较。

“听说加奈在算术测验得了全班第一名呢！”

母亲说起儿子这个住在附近的同学，充满了羡慕之情，而看着我的试卷却只有叹气的份儿。

我明明没有和清水一起玩耍过，也没有因为某个共同话题而与她很谈得拢，我们明明从来都没有留意过对方，但古寺那些莫名奇妙的话，却令我感到很不畅快。

我还清楚记得古寺说了那痛荒谬之辞后的情景。他说完就只管进屋离去，留下我俩默默地伫立在风中。

“我说啊，那家伙的所谓预言实在太荒谬了……”

我说着想打破尴尬，那时的清水像快要哭出来似的，他似乎根本没有听到我的话。她呆呆地看着我，表情就像一只触电的猫，此外再没有任何反应。

“回去吧！”

我想老是这么站着也不是办法，说着就用手敲了敲她的鼻尖。她猛地吃了一惊，几乎要摔倒，那静止了的时间才再开始流动。

走了没多久，我们便分道扬镳。从古寺家到这里的一段路上，我们没有说话。可是，连分别的时候也不做声似乎太过冷淡了。

“再见。”我对她说。

清水看着我轻轻点了点头，然后就跑开了，弄得背上的书包唰唰直跳。

虽然我们一直也没怎么说话，可是，自从听了古寺的预报后，可能是因为难为情吧，我们开始在学校里有意无意地躲避对方。

我开始不想走近她的身边，从前在走廊相遇时我们会平淡地擦肩而过，但现在却很难做到，碰上了就不知道眼睛该往哪里看。

古寺依然没来上学，我也没有再送面包到古寺家，但清水似乎还是老实地干着这份差事。

有一次我看见她在古寺家门前，一眼就可以看出她是送东西来的。我却不敢像以前一样和她一起探望古寺，反而绕道而行，生怕被她发现。

梅雨过后，夏天来了。

我和古寺常常骑着自行车到处游玩。他虽然不去上学，但朋友竟然不少，而且不限于我们班上的同学，还有其他年级的学生，也有其他学校的学生。他的朋友中甚至还有中学生和高中生，那些年纪比我大的孩子对我来说是很可怕的，但古寺却和他们亲密地轮流喝着同一瓶可口可乐。

对于我和清水的关系变化，古寺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好像根本与自己无关似的，丝毫看不出有什么歉意。他在我面前几乎没有提过清水，连那次未来预报的事也好像忘到九霄云外去了。

虽然心里认为他是个自私妄为的家伙，但我却没有责怪他。虽然我和清水不再说话的确应归咎于他，但那对于我来说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什么要好的朋友，只是比以前更少说话而已，我的生活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。

快要放暑假的时候，我和清水仍然没有说话。老师有时会根据居住的区域把我和清水分到一组，那个时候我们才会简单地交谈几句，清水也故意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。

暑假里的一天，我到了古寺那空调开得轰轰作响的房间。因为太冷，所以他浑身裹着毛毯，他说把空调的温度调高会让他有吃败仗的感觉，所以他不肯示弱。

“小泉，你看这个！又应验了！”

他打开写着预报的笔记本对我说。我一看，那一页只写了三行。

最上面是大约一年前的日期，应该是记录这一页的日期吧！第二和第三行只是各写着一个三位数字，第二行是“305”，而第三行是“128”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

“你没看新闻吗？昨天不是发生了一宗空难事故吗？305 是航班的大型喷射客机着陆失败，死伤者 128 人。怎么样？很准吧？”

“可是，没有昨天发生事故的日期啊！”

“我可不会连日期也知道啊！”

“而且，上面也没有说明是飞机呀。像这样随便写几个数字放那儿，总会有什么新闻碰巧对上的。”

“你不知道吧？要两个三位数字都命中，这可是天文学上的机会率啊！”

面对紧裹着毛毯向我抗议的古寺，我只好点头表示明白。

暑假结束，第二个学期刚刚开始的时候，古寺突然来上学了。

“我爸说，要在这里住下去了。”

本来古寺家最初是预计半年左右就会搬家的，但是现在好像突然决定要长住下来。

“反正没事儿，就来学校看看。”

古寺的出席日数少得可怜，而且即使来学校也不一定上课。即使如此，古寺还是顺利地小学毕业。当然，我和清水也不例外，毕业纪念册上都留下了我们的照片。

我们三个人上的，是同一所中学。

还是和以前一样，我和清水之间总有点不对劲的地方。古寺对我们做了那次莫名其妙的预报以后，已经过了几年，可是它还像诅咒般一直纠缠着我们。

清水是否也和我一样耿耿于怀，我不得而知。因我们的班别不同，不怎么会碰上，也无从说话。偶尔在校园里遇见，也总是不敢靠近，更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想。也许她已经不再在意古寺所说的话了吧！就算当时她完全相信了古寺的话，现在也应该意识到那只是无稽之谈了吧！

说实话，我也没有想到经过这么长时间，我还记得当年古寺的未来预报。本来应该是一笑置之的事，但我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想起来。

要控制自己不去想一件事情是很困难的。有时看见清水的身影，我就假装一点也不在意，什么也没有想，我不可以让她知道自己总是对那件事耿耿于怀。

我的表现很成功，在周围的人看来，我和清水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人。当然，实际上我们除了住得近以外，也没有别的联系。

清水在班上并不是特变显眼的那种学生，但脸蛋长得也算端正，中学快要毕业的时候，男孩子们的谈话中已经开始出现她的名字了。

我第一次考虑自己的人生，是在中学三年级的时候。那时我们要在志愿调查表上填写自己想考入的高中，于是，我不得不第一次面对自己的将来。

“你将来到底想干什么工作呀？”

母亲和祖母常常这样唠叨，每一个字都让我心烦意乱，莫名其妙地愤怒起来。其后，我开始思考自己的存在价值等难题。旁人看来也许觉得很滑稽，但对我来说却有种切实的感觉，毕竟我也到了该考虑这些事情的年龄了。

我会做一般的白领工作吗？每天穿着西装到公司上班吗？每天乘坐挤满人的电车吗？

某个夜晚，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，盯着天花板呆呆地思索。那是个下雨的夜晚，耳朵里只有雨滴敲打屋檐的声音。

我对未来根本没有什么梦想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一个足球运动员，或者小说家什么的。然而我却只是不甘心做一个小小的公司职员，因为我觉得那很没趣。

念小学时我有个朋友一直梦想当一名棒球员，不知道他现在仍是朝着那个目标努力，还是早已知难而退呢？我和他已失去联络，他怎么样了我也不得而知。

我将来到底该干什么呢？因为毫无目标，我只报考了一所比较稳妥的高中。

我、古寺和清水分别进入了不同的高中，可是我和古寺仍然保持联系，一到假期就常在一起玩。他很讨厌上学，却不知道为什么脑袋出奇地好。不过，这世上总有这样的人，平时不好好学习，考试却总能拿到高分。我经常想：等着瞧吧，不久你就要下地狱了！并期待看到古寺将来在讲求学历的社会中气喘吁吁、不堪重负的样子。可是，事情并没有如我想像般发展，高中的入学考试期间他也在玩，偏偏考试成绩却名列前茅。

真没意思，上天太不公平了！进入高中以后，我已经完全厌恶了学习，成绩也一落千丈。每次古寺打电话叫我去玩的时候，我便会哀叹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距呢？

“算了吧！反正学习也不是人生的全部！”在游戏机中心里我对古寺说道。

就在玩当时流行的格斗游戏时，一股近乎愤怒的感情突然在我心里澎湃起来。我也不知道那是对什么的愤怒，但当时我相信，那是我深刻思考人生意义后得到的答案。

听到我这样说，古寺不禁发出一阵狂笑，店里的每个角落都荡漾着他的笑声。他很清楚，我只不过是因为厌恶学习而为自己寻找借口逃避罢了。

在家附近和清水擦肩而过，或者在街上望见她身影的时候，我都假装没有注意到她，清水也没有主动和我说话。到了中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发育得很快，她也许真的没有把我认出来

吧。

“听说加奈开始在车站前的便利店打工了。”

母亲对我说。由于住得近，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传到我的耳朵里来。

我心里想，以后不能再到车站前的便利店了。可是那家店是去车站乘车的必经之路，所以每次经过便利店时，我都有意识地加快脚步，生怕被她看见。

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在逃避，但亦从未想过去冷静分析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。

某个冬日的早晨。

白色的路灯还照亮着街道，冬天的太阳起得晚，外面还是黑压压的。不过，就算太阳已经升起，天空被那黑烟般的云厚实地遮挡着，大概也不会亮到哪里去。

一出门上学，一股强烈的冷气向我袭来，这种时候我总会耳痛。外面的冷气把耳朵的边缘冻得冰凉，虽然不是那么剧烈，但还是感到一种隐隐的疼痛。本来买个防寒耳套戴上就行了，可我总觉得戴那玩意有损男子气概，两只耳朵毛茸茸的，女孩子戴上无所谓，高中的男生可不合适。

到了巴士站，我一边用双手温暖着冻僵了的耳朵，一边等着巴士。由于用手捂着耳朵，我没有注意到有人站在我旁边确认巴士到站的时间。

当我突然往旁边一看的时候，发现那时在校服外面套上灰色厚大衣的清水，她似乎也没有注意到旁边的人是我。当我们的视线碰上的时候，她眨了眨眼睛，显然有些吃惊，于是我可以确定她并没有忘记我的样子。

也许因为是冬天，而且还有巴士站灯光照着的缘故吧，她的皮肤白得像雪一样，隐约可以看见皮肤下青白色的血管。她呼出的气息变成白色的雾气，渐渐消失在冬日的黑暗之中。

巴士到来之前，我们等了五分钟。那是一段漫长的沉默。由于天色还早，路上几乎没有车辆行驶。寂静笼罩着冬天的早晨，没有丝毫的声响。哪怕只是轻轻地转动一下身体，那声音都会传到清水的耳朵里去，所以我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。

我和清水都不知道如何是好。如果还在意多年前那小孩子间的戏言是很可笑的，可是尽管如此，长时间没有说过话，现在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那是一段很难过的时间。

那天我没有看过早晨的天气预报，即使看了，我也会觉得它靠不住而不去理会。

两个人默默地站在巴士站，突然，一些小石块般的东西落在面前的马路上，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来得太突然了！仔细一看，是一些白色的颗粒。我和清水几乎同时盯住那些落在路面上的东西。这是什么？可能我们都抱着同样的疑问。过了一瞬间，我们都意识到那可能是冰雹了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大量的冰粒开始从空中倾盆而下。

冰雹的颗粒啦啦啦啦地落在整个街道上，也敲打在我们的头和手上。虽然是微小的颗粒，但打在身上还是会痛的。

那个巴士站没有可以遮挡的屋檐，只有车站旁边的商店檐下可以藏身。我跑到下面躲避，清水也慌忙地跟了进来。

柏油路上，冰粒啦啦啦啦地跳着，构成一个奇妙的画面。天空中不断生出冰粒来，掉在地上发出声响。我和清水像丢了魂似地看得入迷，像在欣赏着神祇那不可思议的魔术。

“真厉害啊！”

我不禁赞叹道。一旁的她像表示同意似的轻轻点着头。

高中毕业的我靠兼职过日子。既没有上大学的头脑，也没找到一家愿意收留我的公司。

对于父母来说，我一定是一个污点。在亲戚当中只有他们孩子既考不上大学，又找不到工作。

堂兄考入了一所有名的大学，表妹也当了银行职员，而我却打着每小时不到一千日元的兼职，至今还向父母要零用钱。

高中毕业后第二年的一月举行了成人仪式。我乘着古寺开的车前往举行仪式的乡镇会堂，车并不是古寺自己的， he 说是跟父母借的。古寺上的是本地一所理科大学。我向握着方向盘的古寺问道：

“大学也毕业后，准备在哪儿工作？”

他摇了摇头、

“不工作，我要考研究生，因为有东西想要研究。”

我问过他想研究什么，可是因为内容太深奥我立刻就忘了。不过古寺抱有明确的目标，生活显得很充实。

我坐在助手席上，感觉到身体很沉重，甚至有些呼吸困难。那并非因为穿西装系领带的缘故，而是由于我觉得和古寺比较起来，我只是打工混日子，没有为将来打算，那是多么可悲的事情。

车停在会场外的停车场。下车后，才发现外面飘起了细雪。入口周围聚集了一团一团的人群，很多都是身穿西装或和服的同龄人士。我又重新看到那些中学时代的脸孔，有从未搭过话却常常在走廊上擦肩而过的，还有一些关系微妙、是朋友的朋友，也不知道该表现地亲热一点还是怎样才好，而我竟然都还记得那些人的脸孔。

我几乎和所有朋友都断了联络。现在还常见面、常常一起玩耍和说话的，就只有古寺一人。所以当看到久违了的脸孔时，我感到非常亲切，令人怀念。

“喂，她可没在这里啊！”

正当我们一边避开嘈杂的人群一边向前走的时候，古寺这样跟我说道。

“嗯？什么？”

我不懂他的意思，于是反问道。

“清水啊！你在找她吧？”

他说话时的神情显得非常自然。那直率的语气表明他不是在嘲讽，也没有其他任何的用意，就像一刀切断黄瓜似的，直截了当。

不是啊……我想这样回答，可是没法说出来。

我没法否定古寺所说的话。虽然我没有意识到自己这样做，但是让他这么一说，我才发觉我似乎真的在找她。

古寺居然看穿了我下意识的动作，这让我很意外，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向我提起清水了。

“听说，她这几天感冒了，所以今天不会来。这是听我爸妈说的。”

“哦，是吗？”

那又怎么样，与我何干？我只是无关痛痒地答了一句，却不知道是否掩饰得住内心的动摇。

清水在上一所女子大学，虽然坐火车要花近一个小时，但她还是每天从家里去上学。

我、古寺和清水仍然住得很近，感觉很是奇妙。但我们几乎不会在路上碰上，可能是作息时间不一样的缘故吧！

“我呀，结婚了！”

五年没见面的老同学桥田这样说道。我和他并不是那么要好，但我们参加的都是篮球部，而且都是“跷课成员”。我们有着“都是同类”的自卑意识，所以彼此都还记得对方。

“我老婆现在正怀着孩子呢！”

他们家好像是从事建筑业的，现在他子承父业，也有了幸福美满的家庭。

“那太好了！你可真行啊！”

我在心里对他说。然后我忽然意识到这个世上还有“老婆”这个词语的存在。

“那你呢？在干什么呢？”

他歪着脑袋问我。那可是个让我悲伤的问题。

“对了！小泉，你住在清水家附近吧？”

突然听到她的名字，我不由自主地正了正姿势。

“她现在怎么样了？现在说出来也无妨，其实我那时很喜欢她的，不过，我这种人她是看不上眼的。她长得漂亮，可在高中时关于她的坏话却一点也没有。”

说起来，原来桥田和清水是上同一所高中的。我对于高中时代的她几乎一无所知。

“请各位进场，成人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。”广播里传来入场的通知，我们也停止了交谈，走进摆满椅子的会堂内。

成人仪式之后半年过去了。

我在一家高级饭店当兼职服务生。宴会厅位于酒店的三十八楼，那里几乎每天都举行婚宴或者公司派对什么的。我在那里干些传菜、收拾碗碟，或者摆放桌椅之类的工作。

新郎和新娘们都会带着幸福的微笑站在大厅内，接受着无数目光的赞美和祝福，全身闪耀着迷人的光辉。有一次，举行婚礼的新郎年纪比我还小，却已经拥有家庭，在社会上找到了立足的地方。

宴会进行的时候，我必须为客人端茶倒水，处理他们的各种要求，忙得不可开交。尽管如此，手头空下来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望向新郎和新娘，真实地感受幸福的力量。

不知不觉地，我又再想起古寺曾经做过的预报，他对我和清水开的那个该死的玩笑。

上中学以后，古寺就不怎么和我说起未来预报的事，我也没有特意去问他。恐怕是玩腻了那个游戏吧！我们有其他更加热衷的事，如追逐喜爱的乐队或者三更半夜沿着海岸飞车。像对法国预言家 Nostradamus 的预言书反应一样，过了一定的年纪就会突然觉得无聊起来，所谓的未来预报也不过是那么一回事。

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打工回来以后，我开始用微波炉加热那些母亲做给我、已变凉的晚饭。通常回到家的时候，大家都已经入睡了。从小学时就开始养的狗也对我无理不睬，而那头狗本来也没有把我当作家庭的一员。

然而那一天，母亲坐在电视机前还没有睡觉。

母亲对区内的事很敏感，因此常常会告诉我一些意外的资讯。

我母亲和清水的母亲常在一起聊天。有时偶然在超级市场碰上，甚至会聊上好几十分钟。

“你平时的所作所为、你生活的各个方面，全都会传到加奈的耳朵里去的。”

母亲半开玩笑地警告我要端正生活态度，我通常会笑着回答，但内心却不知所措，总会不自觉地端正了坐姿。

那天，母亲看到我回来了，就用一种“可能你已经听说了吧！”的语气对我说：

“今天下午，加奈突然身体不适入院了。”

清水从小身体就不好。念小学的时候，我常常负责给多病的她送面包去，但我没想到她的病情严重到必须住院的程度。我还以为，长大以后身体会慢慢好起来，但她的身体状况似乎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。

上小学时，那些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吃完午饭的孩子，要一直吃完整个午餐才可以去休息玩耍。当大家都到操场上玩的时候，他们则不得不呆在安静的教室里和食物战斗到底。

清水就是那样的孩子。不知道是因为她的胃太小吃不下，还是因为不爱吃的东西太多，她大多数时候都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吃完，要一个人留在教室里。

记得有一次，我走进教室时发现她正在与食物面面相觑。那时候我们之间还没什么不自然的地方，只是一般的相处。

清水双手托着腮子，一脸无趣地用匙羹敲着盘子，金属制的食具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。由于午休以后要进行清洁，所以吃过午饭后把桌子移到后面是惯例。当时桌子都已经移到教室的后面，而清水就对着她的食物坐在那些被挤在后面的桌子中间。

“你还在吃吗？”

“……我讨厌吃乳酪嘛。”

那天她难以下咽的东西是我最喜欢吃乳酪鸡胸肉。我当时想，我这么喜欢的东西你却讨厌，这家伙真是有毛病。

外面天气晴朗，光线明亮，但教室却因此更显昏暗，让人觉得寂寞。

听到清水住院的消息时，我不由得想起她被留在教室里吃午饭的样子。

她住的那间医院就在我打工地点的那条路上，是一间很具规模的医院。在经过那家医院的时候，那里的病房大楼总让我耿耿于怀，忍不住将目光投向那边，而这“耿耿于怀”的状态已经维持了将近十年了。

然而，关于她的事我却总是尽力不去想起，我甚至觉得如果不那样做的话，我就不能正常地生活。

在酒店的宴会厅，有两类人在工作，一类像我一样是兼职的，另一类是和酒店有正式合约的正式职员。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分别，正式职员当然比兼职员工尊贵得多，年纪比我小的正式职员都会对我露骨地投来“这家伙真不中用”的神色来。

不得不承认，没有正职的人是处于社会下层的。收入不稳定是个一言难尽的决定性原因，总而言之就是没有地位，谁都会瞧不起你。有一次向一个喝醉酒的亲戚说明自己的状况以后，他便开始向我说教：“真是没出息啊！”有时候也会得到一些安慰，比如说：“虽然现在处在人生低潮，但是将来……”

在酒店里听到正式职员在高谈阔论的时候，我也觉得自己就像一堆渣滓。

我的确处于人生的最低潮，没有大学学历，没有正职，将来也没有目标，只是茫然地过着兼职的日子。

反观古寺却顺利地提高自己的学历，成人仪式上遇见的桥田也已经有了可爱的女儿和美满的家庭。

而我自己的前途却是漆黑一片，看不见任何的光明。因为实在太丢脸了，所以我终于不愿再向父母伸手要钱。

打工后我就直接回家，在这种无休止的重复生活当中，营营役役的日子一天天的过去。我一天所说的话，充其量只是和家里的人打招呼，以及在酒店里赔礼道歉，有时候甚至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。

我不知道自己是因为什么而活，如果明天我突然消失，也许谁都不会察觉。

每当我这样想的时候，就会伤心欲绝，并再次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孤零零一个人的。走在熙熙攘攘的街上，总会看到那些微笑着的行人或是带着孩子的幸福家庭，这几乎让我不能呼吸，想要揪住自己的胸口蹲下去。

呆在自己房间里的时候，我常会因为苦闷而双手抱头。四周的墙壁、天花板、那个密闭的空间都让我的精神变得歇斯底里，耳朵里只听见时钟的秒针刻划出时间的声音。

我想起中三时，曾经对自己的将来做出过思考。

我那时觉得当一个普通的领薪一族实在是无聊透顶的事，自己曾是多么的愚蠢啊！我不愿在拥挤的电车上消耗人生，但为此我又作了怎样的努力呢？心里讨厌那种无聊的生活，然而我那时除了逃避眼前的课堂以外，却什么也没有做过。

时间啊，多希望你能倒流！如果能回到从前，重新来过，我一定会好好地生活。我并不

很清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生活方式，但我想一定会比现在活得好。

未来潜伏着不安，过去又有后悔纠缠着，人生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啊！

与人打架的那天，我的确是在自暴自弃。

在婚宴上是很少出现醉酒鬼的。因为那是喜庆祥和的地方，所以一般人都不会喝得烂醉如泥，但是那个醉酒鬼也许在来宴会前已遇到什么不高兴的事。

我在酒店的大厅里用银色托盘送冰块的时候，看见眼前的醉酒鬼在缠着一个年轻的女子。那女子显得紧张和不知所措，我于是忍不住把手中的冰水泼向那个醉汉。

我被正式职员带到大厅外的角落里，然后被狠狠地训斥了一顿。

“你呀你呀，你以为自己当了英雄是不是？”

“……不，我没有那样想。”

“正蠢材！那种情况，只须让他安静下来，坐到椅子上就行了！”

那个比我小一岁的正式职员狠狠地瞪着我，并且十分巧妙地在言语中插入“低能”一词来教训我。

当我有意识的时候，我已揍了那个小子的脸。我们的殴斗因为旁人的制止而迅即结束，但是先动手的人是我，所以我引咎辞职。

打架时我左手的中指不知撞到什么东西，晚上痛得很厉害。一定是骨折吧！我必须去医院一趟。

我躲在被窝里思考从今以后的计划，首先必须买些求职杂志，然后再去找地方打工。今后自己应该怎样生活下去呢？会一辈子都找不到正职吗？

我觉得自己好像置身于一张即将沉没的木筏上，四周大海茫茫看不见陆地，只有不安和恐惧伴随着我。

我痛苦得喘不过气来，于是从被窝里爬出来，打开窗户。我没有开灯，窗外是躺在深夜黑暗中的房屋。寂静的住宅区上，是一片看不见星星的黑暗天空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我的目光停留在清水家的房子上。虽然知道她住在医院，已不在那房子里，可是我的视线却像被死死地黏住一样，不能挪开。

这时候，我知道，我已经患了重病。

虽然我很想否定，可是我却不得不承认，我一直都在想着她。她已经成为了我人生的一部分。我总是想象着她的情况，比如说，“她现在一定在不同的地方和我一样看着电视”，或者“她现在也许因为忘了带雨伞而在雨中踟蹰前行”。我知道，这种精神变化是源自古寺那未来预报的。

每次当我体会到那种让人昏厥的可怕孤独时，我都会想起清水，她就好象是我唯一的支柱。我并不是在想古寺的预言是否真会实现，而只是想，她就在这个世界上某个地方，和我在同一片天空下，在同样的时间里生活着。

我认为对于她的感情并不是所谓的爱情，如果是的话，在苦恼过后，我一定会向她表白。清水的存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对我如此重要，是因为还有更加切实、紧密而单纯的东西存在。我没法清楚说明那是什么样的东西，但我想那一定是受伤后，让筋疲力竭的灵魂可以依偎的一种东西。

可是尽管如此，我却不能总是那样。我必须在某个时候，脱离那种没有实体的东西而立，也不可能总是将“那个时候”一直向后推延。

在去医院看病的时候，我要顺道探望在那里住院的清水。我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，就是“那个时候”。我必须见到她，然后让自己明白我们之间并没有任何关系，那是我能想到的唯一治疗方法。

一觉醒来，左手的中指已经又红又肿，轻轻一碰便痛得很厉害，根本使不上劲。

拉开窗帘，远远望去，天空中铺满一层薄薄的云。云层并非是厚得紧紧挡住光线那种，而是薄得可以透出阳光，像一张遮掩着整个世界的巨大面纱，轻轻柔柔的。

我下楼去，发现母亲也在。

“今天不去打工么？”

母亲一边说着一边从洗衣机里掏出一些刚刚洗好，紧紧皱成一团的衣物。

“我把工作辞掉了。”

母亲停了手上的活儿。

“你呀，就不能试着找找工作？不管是什么地方，赶快找个固定的工作吧！”

冰箱里有昨晚剩下的饭菜，我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，一边在客厅里吃起早饭来。没在看的电视传来天气预报的声音，说梅雨季节已经结束，炎热的盛夏即将到来。

我出门往医院去。我决定先乘坐巴士，然后再步行前往清水留院的那家综合医院去。

医院的色调洁白素雅，整齐的排列着好几栋病房大楼，院内的庭院绿树成荫，恍如公园一样。我深信设计这家医院的人，一定是个热爱自然的人。

检查的结果证实我是骨折，医生抓住我的中指说：

“折断的骨头已经在错开的位置上开始长合，我帮你矫正一下骨头的位置吧！”

啊，请等一下！就在我准备用近乎哭叫的声音抗议的那一瞬间，医生已经用力地扭动我的指骨，再用金属器具固定好手指，缠上湿布和绷带，治疗便结束了。

在柜台缴费后，我在医院里闲逛起来。不知道清水住在什么地方，她患的是呼吸系统疾病，但我却不知道呼吸系统的病房在哪栋大楼里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我走出大楼，在庭院里随便走走。院内有一个长满绿草的圆形小丘，一条微斜的小道从中间延伸出来。有穿着睡衣扶着拐杖缓缓行走的老人，也有带着孩子的家庭，差不多全都是医院里的病人。

太阳穿过一片薄云柔和地照射着四周，恍如一幅幸福的图画。

我感到要见清水的决心和勇气已经逐渐萎缩，来医院前我是打定主意要见她的，可是到了这里，我却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些脱离现实。

要是我突然在她的病房出现，她一定会大惑不解吧！如果得知我是因为十年前一句小孩子的无稽戏言而来，她一定会觉得可笑至极。

还是就这样回去好了，相信时间一定可以治好我的脑袋。

背靠着长椅，我又会想起这几天发生的事以及思考过的问题。

自己实在是一个可悲又无可救药的人，这种想法一直在脑袋里萦绕不去。已经二十岁了，却看不见任何前途和希望，一想到今后自己可能面对的灰暗未来，不禁感到一阵难以名状的恐惧和不安。

我突然想起古寺曾经说过的一句话：

“当我看见未来的时候，它只是在昏暗中一闪而过……”

这句话说也许不过是台词，就像魔术师的开场白一样罢了。但奇怪的是，我现在却能理解它的含义，未来总是那么不可捉摸，就像昏暗中的小路。他的话也许是正确的。

我的存在似乎和眼前的温暖风景格格不入，我有一种冲动，想双手抱头，隔开一切，逃进只属于自己一个人的黑暗中去。

自己将来里没有任何值得期待的东西，我有这种感觉。像今天这样和暖的阳光，只须洒在眼前这对刚举行过婚礼的新郎和新娘，以及正在期待孩子降生、拥有美满家庭的桥田他们身上就足够了，我是真心这么想的。即使自己不会有他们那样的未来，我的心也不会有丝毫

的妒恨。我会羡慕他们，然后不可思议地送上我的祝福。

忽然，我感到有人来到长椅的旁边。抬头一看，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年轻女孩，白色的睡衣让人一看便知是住院的病人。

“听说梅雨季节已经结束了。”

她望着天空说道，脸上慢慢绽开温柔的微笑，随后她把目光移向我的左手。

“你是来看手的吗？”

“……骨折了。”

“怎么会这样呢？”

“在打工的地方和人家打架了……”

她把手肘放在轮椅的扶手上，用手托着下巴，轻轻地笑了。

“原来是打架弄成骨折的啊……”

我不知道这到底有什么好笑，但这似乎让她的心情愉快起来。

“本来还想顺道探望在这里住院的朋友，可后来却没有走进病房的勇气。”

她静静地看着我的眼睛。

“我想你那位朋友一定会很高兴的。”

然后我们没有再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风景。

突然，眼前的风景变得光彩四溢，天空中的薄云开出一道缝隙，阳光从缝隙中洒满大地，绿草和树木也好像为了祝福这个世界而变得挺拔了。

“天气真好呀！马上就是夏天了！”

她说道。耀眼的阳光让她眯缝着眼，我点了点头。

“……这天气叫人心情舒畅，甚至快让我忘了昨天那个失去工作，跌入人生谷底的日子。”

“谷底？”

我向她吐露心声，我觉得自己的人生一无所有。她的表情出奇地认真，努力地不漏掉我说的任何一个字。旁人看来，我们会像什么呢？一个坐在长椅上左手缠着绷带的男人和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女人，在一个明媚的午后促膝探讨着人生。

她说了一些给我打气的話，并对我示以鼓励的微笑。然后，她努力转动着轮椅，调整方向好让自己面对病房，从她的动作可以看出她还没有适应轮椅上的生活。她用纤弱的手腕转动车轮，显得非常吃力，我想去帮她，可是她说：“不要紧的，有护士呢。”

我朝她的对面看去，一位护士正在看着这边。好像是她让护士在我们谈话期间在那里等的。

“再见……”

她挥了挥手。

那段对话成了我们最后的交流。两个星期后，她死了。

举行葬礼的那天下着雨，我和古寺到了塔架的门前，收好了黑伞，但伞架子已经插满了伞而插不进去，所以只好把伞靠在鞋柜的旁边。我们虽然撑了伞，但身上还是湿漉漉的，这让我再次意识到我对伞的厌恶。

安放棺木的客厅里挂着黑白的幕帐，空气中弥漫着香烛的气味。我感到整个房子都被雨声和香烛的烟雾包围着，心里不禁感到一阵阵憋闷。许多穿着丧服的亲人和她的朋友都在遗像前哭泣，在那些人当中，大概不会有认识我和古寺的人。她的一生如此短暂，而我们只不过在当中更短暂的一瞬间和她说过话，我们的关系亦仅此而已。

我一边烧香一边在心里和清水道别。虽说是道别，然而我们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关系，所以这种表述或许荒唐可笑。

是的，能够确切表示我俩关系的词语，应该就是“没有关系”。我只是因着住所相距不

远的邻里之谊而参加葬礼，除此以外，我们之间并不存在着任何东西。

即使如此，可我还是……如果此时有人得悉我的心事，那么他一定会露出疑惑的神情，百思不得其解吧，因为我的心有一种可怕的失落感。

“不要紧吧？”

古寺摇了摇我的肩膀，可以想象我当时的脸色一定相当难看。

“……早点回去吧！”

我说着站了起来。这时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叫住我，回头一看，是清水的母亲。

“我有几句话想对你说……”

她紧握着手绢，两眼红肿。

我们在客厅里面对面对端坐着。周围的人之前并没有注意到我和古寺的存在，但由于伯母神情严肃地和我对坐着，开始有人睨视着我们。

“感谢你之前到医院探望那孩子。”

说罢，她带着几乎快要哭出来的表情，双手伏在榻榻米上，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，举动像在感谢一位没齿难忘的恩人，我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感到十分惶恐而不知所措。

“不……实在没什么值得你感谢的……”

“那孩子真的非常高兴。”

伯母把目光投向女儿的遗像。

那是一张清水温柔地微笑着的脸。虽然长大以后就从未仔细看过她的脸，但不知为什么，我总觉得我熟知她的脸胜过熟知其他任何人的。

“……大概是因为很久没见面的缘故吧！”

我在医院偶然碰到了她，仅此而已。

清水的母亲摇了摇头，好像想说：“不，不是这样的。”

“那孩子虽然没有明说，可是她总是想着你呢。”

在此之前周围虽然比较安静，但也有一些说话声和雨声等嘈杂的声音，然而在那一瞬间，一切声音都不知被吸到什么地方去而消失了，我的耳鼓里只回响着失去女儿的母亲那静静的告白。

“那孩子身体不好，从小就老呆在家里。所以啊，我总是讲很多事情给她听……”

对于缺席在家休养的清水，伯母总是给她讲些电视剧故事，开些天真无邪的玩笑，好让她心境平和。

尤其是邻家的孩子又如何恶作剧之类的家常话，对于排遣女儿的寂寞，无疑是再好不过的了，譬如说我和古寺决定离家出走，在公园里搭起帐篷的事、还有我们悄悄给人家的猫喂食，企图让那头猫认我们作主人而最后失败告终的事等等。

伯母在某个时候突然注意到，女儿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只有当听到有关我的事情时，才会悄悄现出温柔的表情。

那时她并没有说什么特别的话。

“可是，哪怕是她轻微的一点举动或表情，我还是可以察觉到些什么的。那孩子的确很想听到有关你的事情。”

尽管后来上了中学，然后又升上高中、大学，只要清水在家的时候，伯母仍然把我的事当作家常话一一说给她听。

从我母亲那儿，伯母可以得知我生活的全部，包括因为成绩不好，学校给家里打来电话的事，或者打工时才干了一天就辞工的事，都经由母亲的口悉数传到她的耳朵里。

据说在听到我的事情时，她总是悄悄地把视线移向窗外。

我将视线从紧握着手绢的伯母身上移开，朝窗户的方向望去。一楼客厅的窗户上纵向镶嵌着大块的玻璃，外面是茂密的树丛，越过树丛可以看到一幢随处可见的普通房子——我的

家。

即使住进医院，病得几乎卧床不起的时候，她任然露出纤弱的微笑，倾听着有关我的事情。庸碌无为的我只是打着散工，受人白眼。而她倾听着我那无聊的日常生活时，却好像忘却了病痛，眼里透出安详的光芒。

清水是否一直都相信古寺说过的话呢？在学校或路途中擦肩而过的时候，她是否也和我一样难以保持平静呢？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，她不断结识新的朋友，但她真的始终不曾忘记过我吗？

“她曾对伯母提起过我去医院的事吗……”

“那孩子几乎是第一次主动提起你呢。”

清水好像是这样对母亲说的：

“今天来了个稀客呢！”

脸上浮现出笑容，就像幸福岛上的市民一样。

“然后，我们谈起了天气的话题。”

离开她家的时候，她母亲好几次向我鞠躬表示感谢。

雨下得不大，然而即使如此，不打伞也不是什么明智之举。

我却没有打伞。

“会着凉的。”

古寺在伞下忠告我说。

“就是死了也无所谓。”

我回答。额前的头发因为雨水而黏在额头上。

“你不会死的，现在还早呢！我在小时候看过。”

“你看见清水死去的情景吗？”

古寺很久没有和我说起他的未来预报了。

“虽然隐隐约约，但我看见她在年轻时死去的景象……可是，同时我也看见你和她组织了家庭，被两个孩子围着的情景。两种未来仅一步之遥，是很难确定的。”

你们两个只要其中一方没有死掉的话，就会结婚……

我想起古寺十年前说的话。那究竟是古寺的信口开河，还是他本身也对此深信不疑，我不得而知。

我们迈脚步。我已经被雨打得湿透，撑不撑伞已经没什么意义，但古寺仍不停地劝我撑伞。当然，我拒绝了。我默默地走着，任凭天空中落下的无数雨滴敲打。

5

我现在在一个新的地方打工，从春天开始还到车站前的补习学校上课。我打算重拾书本，希望能考上大学。

我突然有这样的想法，是因为从旁人那里听到有关清水的事情。

听说她生前一直在学习绘画和编写故事，希望将来当一名画册作家。在我漫无目的地消磨着时光的时候，她却朝着自己的梦想努力。一想到这个，我的内心就无法平静下来。

补习学校的课程和辛苦的工作让我疲惫不堪，那种生活可相当艰辛，但总算是一段平静的日子，让我有种充实的感觉，恍如长长的雨季终于过去。

古寺顺利地进行着他的研究，听说学校还正在讨论派他出国留学的事。家里养的黑毛狗生了一窝小狗，整个家突然变得热闹起来。我虽然不是很喜欢狗的人，但那些小狗真的很可爱，让消沉的我得以重新鼓起勇气来。

某个晴朗的星期天，我和古寺在车站相遇，于是一起散散步。盛夏的阳光极具攻击性，

灼热着小巷的砖瓦，并排着的店铺墙壁发出耀眼的白光。

“还记得葬礼过后你说过的话吗？你说，你看过我和清水在未来组织了家庭，对吧？”

我一边走一边问古寺，他点了点头。

“干吗问这个？”

“那时你不是说过我们有两个孩子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看见你们一家人刚好从家庭餐馆走出来。”

“是男孩，还是女孩？”

“大的那个是男孩，小的那个被清水抱着，我不敢肯定，但应该是个女的。”

她看上去过得幸福吗？我想这样问，但是话到嘴边又吞回去。

我抬头望着万里无云的天空，心里想着两个也许已经出生的孩子。天空显得那么辽阔，看不到边际。

“昨天的天气预报好像说是阴天的呀！”

古寺靠在护栏上发起牢骚。

根据古寺的预报，如果她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就会结婚，我曾经以为这只是个天方夜谭。

可是在清水离去之后，我发现了一个意味深远的事实。

最近家里的黑毛狗生下的小狗是白色的。

古寺曾预言说过我会养白色的狗，过了这么长时间，他的话居然应验了。

这件事让我不得不想，古寺一直信誓旦旦的未来预报，也许真的不是信口开河，我也因此不得不想到我和清水或许应该有的未来。

和我一样，清水也在不同的地方想着我。她的生活当中，总是意识到我的存在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毕竟有人想着自己，哪怕只有一个，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！但在她离开之前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

我应该早一点和清水说话，就算不结婚，应该也可以成为关系不错的朋友。如果能够在她短暂的一生中，至少成为她的朋友，那该有多好。

这成了我心中最大的遗憾，我有时会因此而感到肝肠寸断。

但是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有一天，那不幸的一面也会变得可爱起来，而我也相信会有这样的一天。以前我认为我的过去和将来都只有痛苦，可是，事实一定不会如此。在那家医院，清水加奈对我如此说过，就在临别时，我们谈过天气的话题之后。

在医院的庭园里，我坐在长椅上，左手包裹着绷带，而清水坐在轮椅呆在我的旁边。在柔和的阳光中，四周弥漫着草木的清香。

我的人生根本没有任何意义。当我这样对她说的时，她端正了一下姿势，一脸真挚地对我说：

“我认为，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毫无意义的人生。”

现在想来，对于只有短暂人生的她来说那句话的分量是多么沉重啊！

“可是，和其他人相比，我觉得自己实在太可怜了……别人都有正职，都努力做着自己想做的事，而我却一事无成。我有什么必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呢？”

清水闭着眼睛摇了摇头。

“我因为身体不好而不得不躺在家里的时候也常常有这样的感觉。大家都走了，只留下我一个人。可是最近我明白了，我不用悲伤，因为我只能这样生活。所以，不要焦急，因为根本没有必要把自己的人生和别人比较。”

我静静地听着她说的话。她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说：

“我觉得你的存在是一件很棒的事情，所以不用哭泣，要勇敢地活下去。你今后的人生道路将会布满阳光。”

每当我想起她的时候，我总会抬头望着天空。有时是阳光灿烂的晴天，有时是阴雨绵绵的灰暗天空。

但我总能看见在那家医院的庭院里和她说话时，那个挂满了丝绸般的天空，那天空就像铺满闪着白光的羽毛一样，温柔地包裹着这个世界。

我们之间没有一种可以用语言来形容的“关系”，就像隔着一条透明的河流，保持着似有还无的距离。

每当我想到清水的时候，就像在思念那相濡以沫数十载后寿终正寝的结发妻子一样，令我充满了怀念。